

评论 深度 读书时间

他们在监狱写作：只需走进一个监狱，便可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

“把他们当渣看，他们就会变成人渣，将他们当做人来对待，他们就会像个人。”



2014年，以色列中部一个监狱，有囚犯将手伸出窗外。摄：Ariel Schalit/AP/达志影像

张子月 | 2022-04-10

监狱 周末读书

左症症当下 香港监狱新闻探讨 你能信任与囚犯通信 何更经济消毒 消毒水抑黑水都化开了 香港

在狱中，有监狱自行印刷，只能非正式与囚犯通信，但女犯过月母，月母小孩坐小卧铺升了。香港出现政治犯此事一早不再新鲜，写信师应运而生，与墙内人通信，也有一封封来自政治犯的狱中手记。

去年七一前夕，还押一个多月、已解散的支联会常务副主席邹幸彤曾短暂获保释。初尝牢狱滋味后，她继续写信，参与公民社会讨论，[受访时](#)一度叹：“唯一嘅娱乐就系写信。”[她曾称](#)坐监不是抗争的终点，至少香港监狱相比中国黑洞，仍有传出音讯的机会。

事实上，自监狱出现后，便有在狱中写作的人。据傅柯所著的《规训与惩罚：监狱制度的诞生》，欧洲社会在十八世纪前，仍会“奇观”般公开处死重大罪犯，用以警示大众，后改为以严格的作息制度及工作奴役罪犯，形成监狱体制，日复日控制及教化犯人。

然而，飞越高墙，“监狱书写”频频在历史中现身。不论是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政治犯柯旗化的狱中家书，施明德所著的《囚室之春》，王尔德因同志爱被囚、在狱中写作的情书《自深渊》，还是十八世纪离经叛道的法国贵族萨德侯爵（Marquis de Sade）在被囚于巴士底监狱的五年间、偷偷摸摸以蝇头小字写成充满性虐奇想的禁书《索多玛一百二十天》，均是以想像超越图圈的实例。

曼德拉曾写过，“没进过一个国家的监狱，就不能算是真正了解这个国家（It is said that no one truly knows a nation until one has been inside its jails）。”五年来，笔者在港采访过羁留者、囚犯，也在马来西亚访问过运毒的死刑犯，以及因贩毒被囚菲律宾监狱终身的港人邓龙威家属。高墙之内没有自由，但国家不同，就有截然不同的监狱，监狱空间由封闭到开放，对待囚犯身心的方式由剥夺到给予，立体而复杂。本文精选七本以不同角度书写各地监狱的书，在此推介。

《女囚》 作者：林火

博益出版社

中国

1981年初版

这是笔者在香港的精神书局意外挖到的宝，书柜一角藏著 41 年前出版的《女囚》。书薄如口袋书，不足二百页，份量很轻，经历却很重。作者林火是记者，在文革林彪掌权的时期，她因“反革命罪”被囚 949 天，写过五十首诗，但到获释时没有留存，两三年后才敢回忆并写下来，导致已忘得差不多。1978 年她来港，才执笔诞下改编自亲身经历的小说。

在囚室中，女主角高中生林可丹的政治思想需接受改造，故被囚五年。在日复日的批斗、互相监督中，她必须二十四小时戒备，每天背诵毛语录，而且还要与同房犯人攻心计，堤防多说一句话也可能被举报、打成反革命。另一方面，审讯员一再强调，政治犯“重口供而不重证据”，由于其他人“供出”指控，她不得不“无中生有”，供出越加严重的指控，而她的罪名也由组织学术讨论会，变成组织“反革命集团”——坦白就可从宽吗？事实并不如此。

翻页之间，随一个个囚室中的场景，女囚间有血有肉的相处及互相攻讦提防的互动，例如互相举报政治思想问题等，令主角由一个单纯探问真理的高中生、独善其身的囚犯，渐渐变成随狱中氛围起舞、被“改造”的人。书中大量出现主角独白，是与自我如何对话、质疑、诡辩：

“我们都学会了卑鄙，不，不是卑鄙，而是冷酷。”

“今日的卑鄙，是为了明天能更有条件消灭卑鄙。不出狱怎么能从根本上消灭造成这卑鄙的一切呢？”

文中或可觑见作者的身影。为何以虚构形式写真实的经历？有多少是真的？林火未有明言，书内页仅附有一张作者低头读书的照片，网络上也无从追踪她的去向。她仅在序中隐晦自述：“监狱是生存斗争白热化的战场……监狱是观察人类的最佳橱窗……在正常的生活中，人类这种互相观察几乎是不存在的，即使是夫妇，也不可能天天二十四小时相对而坐。监狱是实验人生处世哲学的最好实验室……人际关系的反应，进行得超乎寻常的迅速。如果你待人接物不慎，报应立刻会显现。”

相较 26 岁时因“行反革命”罪而陷狱十年的章诒和所著的《女囚》小说系列，这本书著眼点显然不同，不再是化身囚友兼旁观者、著述女囚的人生故事，而以第一人称，自述主角在每日、每周审讯日之间往复循环的心理挣扎。而书中提到的其他囚犯故事，虽然描写未及章细腻，却同样令人著迷，令笔者一口气读完。





2021年，香港荔枝角收押所的晚上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《Bag Full of Years》

香港

作者：匿名香港外籍女囚

监狱写作实际上可算作是一项传统，不限政治犯。1973 年起，美国笔会推动“监狱写作计划”，鼓励“书写自我 (writing self)”，是一种近乎告解的思考过程，以此恢复生活与真实对自己的意义。[据学者整理](#)，狱中人的第一次写作，往往是忏悔式写作。

香港没有女监写作班，但同样有女囚著书。因贩运毒品被判十六年的南非女囚 Zanele（化名），花了三年，用英文写成一本 106 页长的自传。书中讲述数年前，她因做出入口生意，结果被友人出卖，误为中间人携带腰包，孰料内藏毒品，结果来港被捕，需在狱中挣扎忏悔。她每一两个月寄出二十多页书信，花上四分之一薪金，与澳大利亚的义务编辑越洋通信，才辑录成书。书仅印了一百本，在 Amazon 上销售，收益会捐钱给支持香港囚犯的组织，现可免费下载。她的访问曾在[《苹果日报》](#)上刊登。

书出版之后，她的狱中生活无甚改变，近来因疫情暂停探访，只能替她向女儿来回以WhatsApp传递通信。她仍然最挂念三个女儿，一提起容易落泪，但也相当坚强，坚持在狱中读书。她对出狱后的生活，仍有盼望。

日本

《刑务所之中》 作者：花轮和一

1994 年，沉迷模仿枪的鬼才“异色”漫画家花轮和一，因持有改造枪与子弹，在山林试射被捕，翌年判刑三年，才在1997年获假释，又再过两年，才凭记忆画下此书。

相对狱中书的沉郁格调，花轮和一反而在不正常的监狱，画出平淡的日常生活——套用附录书评所指，相当“滑稽而寂寥”，此书还有同名电影，也是喜剧片。

衣，他详细描述衣著规范，小至二手内公用内裤尺寸太大，点名时不准卷袖子等规条。住，则巨细无遗地描述单独囚禁室、四人寝室，囚犯之间的日常相处。行，身在严密而强硬的管轄之中，连在工作间上厕所，也得觑准空隙，举手高呼“我有请求”。

食——作者耗费两页，一页十二格，逐格记录监狱食堂三餐，有书评甚至称其为“监狱中的美食家”。作者所在的日本监狱，每餐基本上是定食标配，除汤、前菜之外，主食丰盛得像外卖，例如有炸猪排配意大利面、烤鱼配蔬菜汤等。而一名囚犯在狱中三餐，除了吃牢饭，也会在空闲时偷偷吃零食，甚至

面，或是饭配蛋洋葱波菜汤，而一个月有六次面包餐。他不时慨叹：“不上工作，光在牢里规律地吃饱睡、睡饱吃的话，完全就会那样啊！身体会变得肥嘟嘟的呀，真是的。”习惯狱中伙食及规律后，他自嘲活得像“猪”，连获外出工作也吃不惯火车便当，具有“监狱体质”。

在高墙之中，仍然有生活，是整本书的基调。然而，监狱再舒适也是监狱，即使有北欧高生活水准的开放式监狱可选，囚犯也会选择自由。“阳光、青空、大地、风、泥巴浴、一生无缘。”书末作者如是说，书封则明晃晃地写着，“假释出狱后，高墙外迎接我者，唯有地狱。”

《坐监记》

作者：邵家臻

红出版文化平台

香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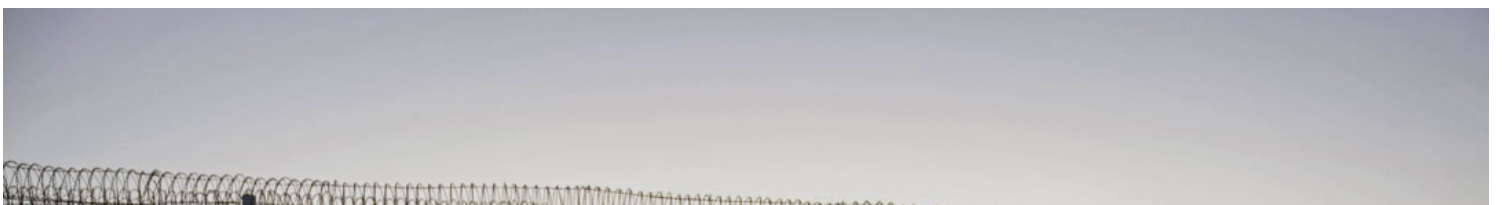
2020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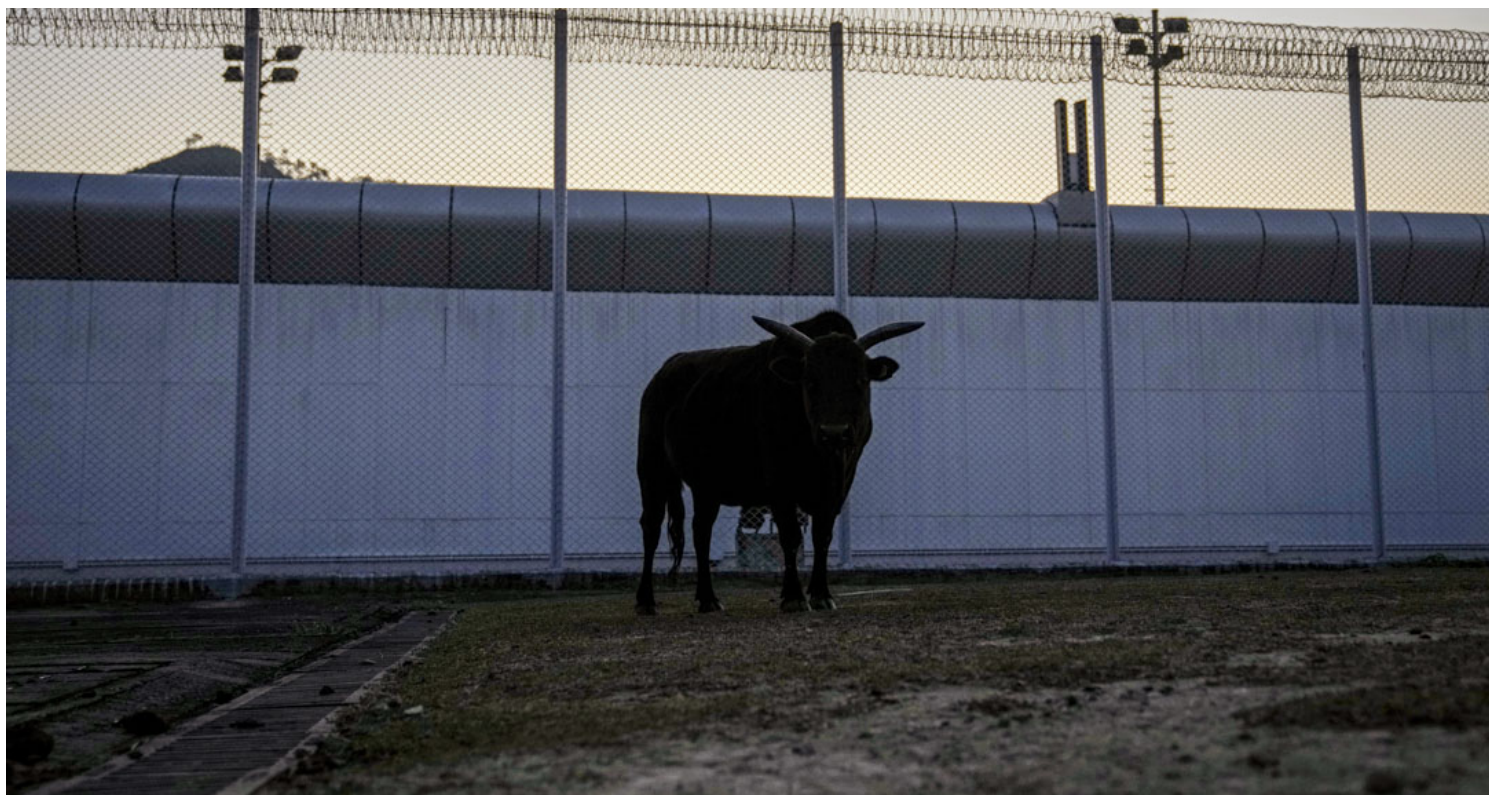
日本监狱供餐的食物种类多样得令香港囚犯眼红。香港前立法会议员邵家臻于 2019 年因参与占中被入狱五个月，首次体验监狱膳食，评价令人自觉像“干瘪的残骸”，内容“千篇一律，十年不变”。他霹雳啪啦地细数三餐内容，“早餐是星期一烩猪肉，星期二烩牛肉，星期三烩鸡肉，星期四烩猪肉，星期五烩牛肉，星期六烩鸡肉，星期日最特别，有牛肉球”。囚友自然出尽法宝加一点滋味，书中有一章“自制罪名”，如何由 72 项小卖部食品中，自制食物，例如柠檬茶、红姜加斋烧鹅成酸斋；消化饼、威化饼和牛奶捣碎混和，便成为蛋糕——吃了一口，邵便被单独囚禁。

书中小字典解释狱中的 63 个黑话，例如外籍囚犯是“O.N. (other nationalities)”、“I.I.”是没有香港身份证的中国籍囚犯、“上山”是被锁单独囚禁、“拜山”是探访……这些“冷知识”在访问囚犯、迅速建立关系时起过作用。

这本书特别之处，在于第一次有立法会议员入狱，亲证狱中生活。那阵时我们都不知道香港政治犯潮将大爆发。目前数项国家安全罪在身的邹幸彤，[去年受访](#)亦提到囚友教她以饼干碎擀出面条，配上还押犯的零食如肉干做汤底，可自制“杯面”。

狱中热得什么都做不了，邵在书中提到，气温上升一度他“都感觉到”，连登说过“夏天最热时要倒水落地，然后裸体喇（睡）在地上，才能消暑喇到”。唯一稍稍改变，是十万人联署，才能令惩教署向囚犯提供冰巾，以及装多几把风扇。





2022年，香港石壁监狱外的一只牛。摄：Kin Cheung/AP/达志影像

《Prisoners' Inventions》

作者：Angelo

美国

Half Letter Press 2004 年出版 2020 再版

世上的监狱或者都是一样热，美国监狱没有冷气，为抗衡高热，囚友堵住门缝，打开水龙头，在地上躺佯。水漫囚室，也是一种抗议的姿态，称为“pooling”。

“剥夺，就是狱中的生活方式（deprivation is a way of life in prison）。”美国加州坐监三十多年的匿名囚犯 Angelo 总结。他自八十年代起服刑，数年间与 Temporary Service 断断续续通信之间，图文并茂地记录画出 115 种囚友的小发明，由煮食用具、生活用品、抽烟、娱乐、家具到艺术用品如纹身枪，无奇不有。

每逢“踢窬”（被发现），所有违禁品均会被没收，不明文灰色地带，视狱卒而定——“不被看见的事，就不能被指控。”所以囚友宁可冒四十八小时单囚，或者剥夺福利两周的风险，也会冒险制作违禁品。

囚友为求生活情趣，利用每周获发的两卷厕纸，弄湿后雕出骨牌、西洋棋等玩具；用牙膏糊起纸盒，做小型柜整理个人物品；将纸牌排列整齐，用蜡糊在地面，媲美瓷砖装饰。为了一口滋味，甚至卷起厕纸做火引，烧热房中钢柜底部，烤焗食物；也不吝将法包在纸袋内风干，切半摊开，加上茄汁、切碎的沙乐美肠，加上一点墨西哥辣椒芝士酱，然后以灯光加热，自制一块披萨。

至于天下囚犯最待解决的性问题……他们会用温水灌入胶袋，自制类似人体屁股的“暖水袋飞机杯（muff bag）”，或以毛巾卷起胶袋，再插入翻起的袜筒，在胶袋中心加入BB油，称为“Fi Fi”——相当于香港监狱的“肥妹仔”（将毛巾放入杯中，加上BB油）。若果诉诸男男性行为，则以扎起顶端的胶袋或三文治袋权充安全套。

为了爱情，七八十年代，女监与男监有所区隔，但水管贯通各层，欲交友的男女囚友于是各自把两端鱼线冲下马桶，伺机拉起打结后，再把情书或肖象传下去系在鱼线上。最后当然被踢爆，但囚友多年后仍津津乐道——读者也眼界大开。

服刑四分一个世纪后，Angelo 终于在 2014 年获释，两年后在家中因心脏骤停辞世，享年73 岁。他过着孤独的生活，公寓中储起来的电影 DVD 和录影带达八千张之数，纸箱堆到天花板，像一口气要把错过的生活情趣补回来。

《Imprisoned voices: Corporate Complicity in the Israeli prison system》

Corporate Watch

以巴

2015 出版

前述《Prisoners' Inventions》及《刑》正是由此购入，但没想过在一拳书店试业之时，翻了翻在地面的几本杂志，竟发现这本纪录。

在以巴冲突的中心——遭受以国封锁的巴勒斯坦占领区约旦河西岸及加沙走廊，以色列当局只要在边境出入点逮到巴勒斯坦抵抗组织“哈马斯”的成员，包括公民社会、政党或者政治组织、学生会，便会拘留他们，时长由数月 to 数年不等，以此控制政治走向。囚禁地点位于以色列疆界内，明显违反国际法——《日内瓦公约》第 49 条明令，不准由被占领地集体移送或驱逐被保护人或本国平民，转移至占领者的领土。

策划此书的囚权组织 Corporate Watch 访问了约 11 个释囚，书出版时仍有六千多人被囚，亲友无法探访，其中大部份人在军事法庭下遭受拘留，至少数百人仅属行政羁留，没有被起诉，其中患病六百多人无法接触医生，如遭受警暴、假若绝食抗议，狱卒会威迫利诱、甚至强迫进食，而暴力的程度要重上许多——包括被带离羁留设施，遭受拷问，在日光下暴晒、被巡逻的士兵践踏。

他们是抗争者，经历却与不少与国际间如香港 CIC 的羁留者类似。羁留者的界线很阔，羁留者多是外籍人士，不懂得当地语言，没有居民身份，在出入境（immigration）身份状态上，比起囚犯更脆弱。人理应生而平等。笔者亲身报导过前年羁留者绝食纪录，一直想起香港 CIC 关注组出品的同名小志——“没有所谓非法的生命”。



2015年，巴西阿雷格里港中央监狱一个过度拥挤的监狱。摄：Felipe Dana/AP/达志影像

《把他们关起来，然后呢？》

世界

贝兹·卓辛格（Baz Dreisinger）

“只需走进监狱，即可判断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。”杜斯妥夫斯基曾在《死屋手记》中写道。

借助纽约市立大学约翰杰刑事司法学院（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）副教授身份，作者卓辛格曾经在监狱创立直升大学学习班（Prison-to-Collge Pipeline），因此有幸实地走访全球九所监狱，横跨大陆，包括卢安达、南非、乌干达、牙买加、泰国、巴西、澳大利亚、新加坡、挪威。

现代的监狱以“更生”（指出狱后重新融入社会生活）为主，作者也不止谈监狱建设本身，反而重视监狱转型，过程中如何照顾囚犯的更生及身心需要。在卢旺达大屠杀后，当地的监狱以转型正义为主轴，推动草地法庭等项目；泰国的模范女子监狱康兰吉计划（Kamlangji Project），由曾任检察官的皇室成员 Bajrakitiybha 公主推动，建设首间细心照顾一百名被囚母亲的监狱，以名字称呼囚犯，让她们每周与孩子相见，甚至提供冥想、美容、瑜珈等课程；至于北欧，较人道的如挪威奉行“常态原则”（Principle of Normality），即“剥夺自由权本身即为惩罚，囚犯的生活条件不应低于维持社会安全之必需”。作者曾到访当地被誉为世上最舒适监狱的贝斯托伊监狱（Bastoy Prison），囚犯可出外工作。

晓是如此，她问囚犯：“假如刑期结束，各位可以继续住在贝斯托伊而且不收取房租，谁愿意留下来？”囚犯也高呼：“才不要！”

然而，当芬兰兼持开放式监狱思维，以人本形式，推行全球第一所智慧监狱，香港、台湾等地亦在去年后出现首座“智慧监狱”，前者破天荒用作关押羁留者，进行二十四小时监控，不少服刑完毕的囚犯在岁月及疫情中无法被遣返，寻求庇护者则放弃难民申请，后者推出远端医疗、购物等服务，监控之余多了人味。

作者最终写道：“把他们当渣看，他们就会变成人渣，将他们当做人来对待，他们就会像个人。”